



“虚拟时代”的新崇高美学

The New Noble Esthetic in the Virtual Times

周文翰 Zhou Wenhan

我永远忘不了在威尼斯欣赏当今最受瞩目的艺术家奥拉维尔·艾里亚森 (Olafur Eliasson) 的作品《黑色地平线》的经历，从一个回字型的木头信道进入，越深入越黑，就像掉入无涯的宇宙，没有星辰的黑色宇宙里，当眼睛刚适应黑暗的时候突然发现眼前有一道发丝样的光线，唯一的光、线、眼和心都不由得要去追逐这宇宙中这唯一的救命稻草，命悬一线。

伟大的艺术品总是先触动人的感官，进而引发思索。这让我记住了艾里亚森这个人，他1967年生于丹麦，目前居住在柏林。

艾里亚森的的作品常常借鉴自然世界中晶体、水流、气流、生物结构等有机形态来造型，也常利用光、水、雾和温度等带有自然属性的元素，比如将河水染绿之类这样的作品的确也可以和环保扯上关系，可是他的更多作品却是在用“模拟自然”的方式强化一种视觉上的纯粹之美——如此美丽，但却和习见的自然景观并不相同。

比如他早期的装置作品《美丽》让水通过一个穿满了小孔的水龙头软管向四面八方喷射，在灯光的照射下，观众从一个特定角度可以看到美丽的彩虹——人工控制的彩虹。简单的说，艾里亚森是用人造机器——来模拟、并强化一种我们熟悉的自然现象——这种人造自然和日常的自然有类似之处，但却是被强化、单纯化的东西，观众在美术馆这个空间中感知其特别强调的那一面，比如单纯而强烈的色彩，或者暂时的迷失感。

他最著名的两件作品将这种感觉发挥到了极致，2003年在英国泰特现代艺术展出的《天气计划》(The Weather Project)由镜子、薄雾及200盏单频率黄色电灯组成了一轮硕大的黄色太阳高悬于半空之中，加湿器制造出

雾气蒙蒙的效果，而2008年的《纽约瀑布计划》(New York City Waterfall)在纽约港的四处不同地点设立了36米高人工瀑布，每天上午7点开始放水，每分钟共泻下3万5000加仑河水，一直到晚上10点为止。

艾里亚森说希望瀑布能让纽约人有“真实体验”，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这四个耗资1550万美元的瀑布耸立在钢架之上，和自然界的瀑布从山石间冲出完全不同，而是用人力把水位拉升、拉近到纽约河边来制造水流、响声。

艾里亚森的这些奇观性的作品的特殊性在于对自然属性的模拟和纯化，可以说是一种新时代的崇高美学，通过资金、技术密集型的生产工序来转换、制造的模拟、强化光影、形式、色彩、温度。他有个将近四十人的小组来进行项目管理、技术探讨和制作，作品的很多细节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和严密的实验，这里面最关键的要经过高技术——往往价格也足够惊人——的转换，就好像从电脑密集的电线、集成版到平整的液晶屏幕，把数字信号转化成可观的画面。

艾里亚森不仅让人们不仅是在观看一种图

像，还可以走入、浸入其中身历其境，一方面有亲切感，但是又感到迷惑，也许还担心未来人类只有有模拟的彩虹、太阳，这些有强烈设计感的、纯粹化的“美好自然”让人看到技术理性发挥到极致带来的惶惑：这些模拟景观——对，这就是让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说的“超现实”，而且带有资本、技术密集的那种壮观光环——是否可以替代我们日常生活走入大自然的体验？或者说，早已经没有了所谓“自然”？我们每天早期看到的太阳已经是经过受污染的大气折射的自然，而艾里亚森提供的黄色太阳未尝不是另一种选择？因为，人类的感知其实一直受到时间、社会意识形态和技术因素的影响和塑造。

从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 眼中“崇高的自然景观”、18世纪人眼中“崇高的哥特建筑”、康德笔下对具有压倒性力量、尺度的“绝对伟大”的反应式体验到今日的技术纯化以后的“崇高的自然拟像”和“虚拟一体验”，这是技术理性发展到极致的成就——康德的论述仍然有效，可是技术的发展却是他无法想象的，或者说悲剧？

“21世纪的美学”或者说“我们时代的美学”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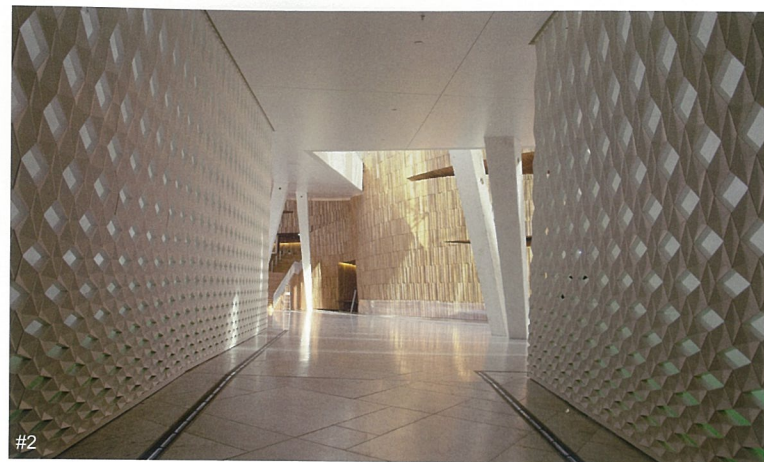
从《阿凡达》到“穿越小说”：克隆时代的“复合身份”

今年初热门的电影《阿凡达》中那个和地球相对的潘多拉星引起科学家们的小小争论，因为那里古怪的植物、动物、“人物”是目前的星际探索中没有发现，就目前人类的科学来推测也不可能存在，仅仅是艺术家的虚构而已。

潘多拉星球和地球到底是如何的关系呢？就基本形态来说导演卡梅隆也不可能凭空扯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就好象是说“想象一个你无法想象的世界”一样可笑，实际上潘多拉星的种种景观还是借鉴自然世界中晶体、水流、气流、生物结构等有机形态来造型的，可是他利用现在的电影技术把这些元素进行了变形、扭曲和再着色，从而塑造出一个“美丽新世界”。

卡梅隆是用他开发的摄影界和团队技术、创意来模拟、并强化一种我们熟悉的自然现象、故事模型——这种人造自然和故事虽然在之前的电影中、日常生活有其原型，但在这里得到最大程度的强化、美化，并且3D影院效果让人有了类似“真实体验”的效果，在目前的景观世界来说完全是一个符号经济的象征世界。卡梅隆不仅让人们不仅是在观看一种平面图像，还试图虚拟一种可以走入、浸入其中的“环境”。

我感到好奇的是《阿凡达》里男主角从地球人向潘多拉星球的娜美人的转变，通过最新技术的“改造”，他成了地球人心智和娜美人躯体以



及部分感应心智的混合体，“电子人”或者说“复合身体”。而前几年引起广泛关注的电影《骇客帝国》里出现了类似的情形，那里面的男主角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具有贯通超媒体世界的神功的“电子人”。

进而，我也联想到了在目前青少年中流行的“玄幻小说”，那些书里的主角可以穿越在古今中外不同的场合“扭转时局”加“抱得美人归”，其实也可以说是传统武侠小说、历史演义小说的故事原型的“模拟”和“强化”。

这些写作技巧似乎有点拙劣的小说却是如今最畅销的小说，我觉得这可以和COSPLAY热潮联系起来，这是青少年的个人浪漫理想的“释放—迎合”，以前金庸的武侠小说、琼瑶的爱情小说发挥类似的作用，但是最近的穿越小说热却是21世纪初以来的一个新文类——在我看来这和电视电影尤其是网络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电视电影中介绍了欧美许多幻想色彩的电影，而奇怪的是中国并没有兴起对面向未来的电影、小说的多大兴趣，反而是玄幻色彩的电视剧、网络小说冒出了苗头，而玄幻穿越小说的出现无意和电视电影特别是网络的超文本、想象力混合的状况有关，尽管中国人大多还是依赖于肉体本身和某种偶然得来的宝物、奇遇来进行转换、穿越，而不像《骇客帝国》、《阿凡达》里的人物是以来一整套当代最新技术手段来进行穿越。

卡梅隆的电影与上述小说的最大区别在在故事模型上从中国玄幻穿越小说里简单的个人游戏狂欢和成功故事转化成具有启示录效果的史诗，同时在视觉上呈现出一个“奇观世界”，这和我上一片文章里论述的“拟像时代的新崇高美学”特质，也是通过资金、技术密集型的生产工序来转换、制造出一个光影、形式、色彩都极度绚丽的“新世界”。

尽管激进的解构批评家可以说这是个白人男子拯救土著人的老土殖民主义想象故事，可是我宁愿像多娜·哈拉薇 (Donna Haraway) 那样看到乐观的一面，她在1985年发表的《电子人宣言》里认为人与机器的结合体“电子人”的复合身份是“一种分解和重新转配的后现代集体和个人自我”——这可以说是《阿凡达》男主角的身份的最佳描述，而且这个复合身份的男主角最后反抗了他的肉身来源——人类这个集体的指令，和娜美人一起维护另一个星球的利益。

多娜·哈拉薇是个乐观主义者，积极设想电子人的世界带来的身份互换、模糊的可能性，但是也有大量的恐惧存在，诸如《逃出克隆岛》、《未来战警》之类的电影就表现出克隆人、电子人也许会危害现有的人类生存的担忧。

#1 艾里亚森2008年的创作纽约瀑布

#2 艾里亚森为挪威奥斯陆歌剧院设计的作品《另一堵墙》，用晶体构型来表现光影变化